



一樽且向画图开·湖州专场

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

第二辑

陈野◎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地域美术史研究会会长，浙江省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美术史、文化理论等研究。在美术史研究领域，出版《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之美》《南宋绘画史》《浮世绘影》《浙江绘画史》《西湖绘画》《缘缘堂主丰子恺传》《缘在红尘——丰子恺的艺术世界》等多部个人专著，主持或合作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浙江历史人文读本》等。在《新美术》《浙江学刊》《国际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试析民国绘画变革激进派观念中的传统内涵与古意呈现》《南宋文人画史迹钩沉》等论文 30 余篇。

责任编辑 刘淑娟 白小平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上架建议

艺术史

ISBN 978-7-5178-3039-9



9 787517 830399 >

定价：80.00元

一樽且向画图开·湖州专场

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

第二辑

陈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樽且向画图开：湖州专场 / 陈野主编.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11

(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 第二辑)

ISBN 978-7-5178-3039-9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美术史—中国—文集
IV. ①J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9055 号

一樽且向画图开·湖州专场

——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陈野主编

责任编辑 刘淑娟 白小平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6.75

字数 463 千

版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3039-9

定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第一编 湖州书画艺术通论

- 南宋画家生活时段及其家族辈分考 余 辉 / 003
- 时代鼎新 道法恒求
- “20 世纪湖州艺术家”全景观照 徐惠林 / 018

第二编 湖州美术家与作品研究

- 元代美术家赵孟頫传论 任道斌 / 039
- 赵孟頫茶事书画述略 鲍志成 / 062
- 赵孟頫和“吴兴清远” 马青云 / 071
- 赵孟頫“师造化”在文人画演变历程中的价值探索 陆兴娜 / 077
- 《丹山纪行图》卷作者考 凌利中 / 086
- 钱选绘画作品心隐之研究 蒋 雯 / 110
- 隐于湖山:钱选的山山水画及其影响 王晓黎 / 119
- 风格与风尚
- 凌濛初《北红拂》杂剧及明末版画创作中的竞争 董 捷 / 128

通会与化境

- 论吴昌硕“诗书画印”融通观及其意义 郑利权 / 141
- 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
- 以潘钟瑞《香禅日记》稿本为主 李 军 / 150
- 从杨岷题匾谈其榜书书法 刘荣华 / 161
- 风雅与世道
- 陆时化《书画说铃》中的书画鉴赏观 潘文协 / 167
- 吟成瘦影寒香句,试问梅花知不知
- 乌程费丹旭及其画派 顾佳勤 / 183

第三编 其他地区美术史研究

泼墨丹青开生面

- 论西湖与南宋四家山水画艺术 寿勤译 / 199
- 杭州飞来峰第 68 号龛造像的人间意蕴 司开国 / 208
- 《项氏旧藏书画统计》订补 赵 晶 / 216
- 明代鄞县书画名家简述 胡丕阳 / 237
- 近代宁波丹青大师在上海的影响 乐国军 / 244
- 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任伯年与绍兴籍画家的历史渊源 何信恩 / 252
- 澳门特区美术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莫小也 / 264
- 三峡区域史前美术的发展历程 陈文武 / 275

第四编 中国美术史论研究

- 地域美术的价值 刘德卿 / 299
- 地域美术研究的范式反思与方法论建构 刘佳帅 / 304
- 近代美术社团在美术史进程中的文化特征 余良峰 / 321
- 《清画全集》金石画家卷综述 吴晓明 / 337

第五编 浙江省社科院美术史论文选录

吴昌硕书画印艺术综述	吴 晶 / 359
五代至元代西湖版画的发展历程	潘志良 徐吉军 / 382
云南沧源崖画“鸟形人”图形试释	陈 野 / 394
收藏世界里的小人物 ——鲁燮光与《家藏书画立轴杂录》	陆蓓容 / 405
后 记	/ 417



**第一编
湖州书画艺术通论**

南宋画家生活时段及其家族辈分考

故宫博物院 余 辉

南宋第一代画家是来自“靖康之难”的原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南渡画家和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本地画家，他们传至四代，贯穿了整个南宋。由于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藏有误记的现象，使今人对南宋一些画家的生活时段及家世辈分出现误识乃至颠倒。本文根据相对可靠的画史文献和相关图像尝试廓清南宋混乱的画家辈分的排序问题。在此，首先要甄别的是《图绘宝鉴》与《画继补遗》记述南宋画家的可靠性，揭示纠结其中的历史原因。

一、《图绘宝鉴》与《画继补遗》考

《图绘宝鉴》（四卷）是一部通史性画史著作，汇集了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徽宗主持的《宣和画谱》、南宋邓椿《画继》和历代民间杂录等，以及自家的撰述，总计 1200 余人，作者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祖籍吴兴（近浙江湖州），后居云间（近上海松江），家藏盛富。元初庄肃的《画继补遗》是邓椿《画继》的续书，记述了自南宋绍兴元年（1113）至德祐元年（1275）间 84 位画家的生平事略。美术史界一直忽视元初庄肃关于整个南宋画家的记述而参用元末夏文彦的论定，这是因为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了庄肃误识了南宋马远家族的辈分等“错误”而废黜了《画继补遗》（二卷，四库作《画纪补遗》）：“颇多舛错，如马远之父名公显^①，兄名逵。乃以逵为远之弟，以公显为远之孙，并云：传家学不逮厥祖。颠倒甚矣。其他脱漏，更指不胜数屈也。”^②其实，这个指责源自元代文人陶宗仪对《画继补遗》的轻视：“不知谁所撰……仅可考阅姓

^① 庄肃实无此言，只云：“马远，即马兴祖之后”，见（元）庄肃《画继补遗》卷下，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 页。下文中《画继补遗》均采用该版本，不再详细列出。

^②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30 页。



名,无可观也。”^①《画继补遗》没有对才贤和艺匠分别进行推崇和贬抑,这是文人出身的陶氏所不能接受的。陶宗仪赞赏的是《图绘宝鉴》,其作者是“余友人吴兴夏文彦……其家世藏名迹。鲜有比者。……是故鉴赏品藻。万不失一。……其考核诚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论画之三品。盖扩前人所未发。……”^②由此,错漏较多的《图绘宝鉴》反而被定为画史著述之尊,受此影响的有《画史会要》《式古堂书画汇考》等画史典籍。

陶宗仪褒扬夏文彦是有私交缘故的。文彦曾祖夏椿系长兴(今属浙江)人氏,官华亭县尹,夏文彦祖夏世泽、父夏浚在松江办义学、赈灾害,声誉颇高,夏文彦曾任绍兴路同知余姚州事(七品),具有一定的官僚兼乡贤的背景。陶宗仪与他同居松江城北,陶氏常去夏家赏阅其书画收藏^③,两人过从甚密,陶氏还收夏文彦的儿子大有为门徒作为报答。而陶宗仪对《画继补遗》的作者一无所知,也许是置若罔闻,实属偏见所致。

由于陶宗仪对《画继补遗》的贬斥,该书长期未被付梓出版,在明代只有罗凤抄本,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因黄锡蕃的发现才始刊行。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郑振铎的黄锡蕃刻本出版了平装本,刊录了清人黄锡蕃的跋文,其文根据明代罗凤的抄本得知此书作者为庄肃。庄肃,字幼恭(一作恭叔),号蓼塘,上海人,宋末为秘书小吏。宋亡后居家不仕,家藏甚富,藏书有八万卷,其画目载入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二三。

需要强调的是,庄肃《画继补遗》成书于元大德二年(1298),67年后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夏文彦《图绘宝鉴》才成书,后者关于南宋画家的材料却不使用《画继补遗》,还揉进了个人的主观臆断,如将数位南宋画家变成北宋宣和画院待诏,又增加了他们在高宗朝绍兴年间复职、赐金带的经历,除了作者治学有虞之外,也与宋元文人总乐意把高宗描写成一个纳才延贤的明君有关,以至于在记载绘画史料时出现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画继补遗》关于南宋画家的记述,其真实性远远大于《图绘宝鉴》,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在使用《图绘宝鉴》时应予以一定的审慎。

①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8页。

② 同①,第220页。

③ 有关夏文彦的考证,见陈高华:《夏文彦事迹小考》,载《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532页。

二、李唐卒年考

涉及李唐年龄的史料主要有两处，邓椿《画继》卷六：“李唐，河阳人。离乱后至临安。年已八十。”^①这就是说，李唐是在临安度过八十岁，具体何年，十分含糊。另一处是今人通常引用的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丛刊本，于安澜点校），夏氏说的明确些：“……建炎间太尉邵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时年近八十。……”^②这里有一个标点问题：在“画院待诏”之后应是句号。这就是说，授成忠郎、画院待诏与赐金带不是同时发生的事，在李唐为高宗朝建立画业之前，不太可能在入宫伊始就享受赐金带的殊荣。宋代不会同时赐待诏、金带，如刘松年是绍熙年间（1190—1194）的待诏，最后在宁宗朝因“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③。类似的情况还有梁楷等人。那么，李唐究竟是何时获赐金带？这与其徒萧照的获誉时间有关。

同是《图绘宝鉴》云：萧照于“绍兴中补迪功郎、画院待诏……”^④萧照是在绍兴年间中期即绍兴十六年（1146）左右获此殊荣，李唐不可能在是年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在历代宫廷史，皇帝不可能以同等的官职赐予师徒二人，李唐应该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萧照应是在绍兴初随李唐一同侍奉朝廷，过了十年后才成为画院待诏的，萧照为此付出了为赵构倾心作画近十年的代价，特别是绘制《中兴瑞应图》卷等，在萧照“补迪功郎、画院待诏”时，年近八旬的李唐获得了更高的荣誉——赐金带，不久去世。南宋初期财政匮乏，缩编裁员，故不可能任意增设官职，而是定员后，缺额递补。这在《宋会要辑稿》里记载得十分清楚：“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三日，翰林图画院祇候杜用德等言：待诏等本不递迁，欲乞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第三等二十人，遇有阙即从上名下次挨排填阙，所有祇候亦乞将今来四人为额，候有阙于学生内拔填。其艺学元额六人，今后有阙，亦于祇候内拔填，已曾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阙，理为递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动，乞自今将元额本院待诏已下至学生等，有阙即于以次第内拣试艺业高低，进呈取旨，充

^① [南宋]邓椿：《画继》卷六，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84页。下文中《画继》均采用该版本，不再详细列出。

^②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画史丛书本（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下文中《图绘宝鉴》均采用该版本，不再详细列出。

^{③④}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第103页。



填入额。……”^⑤杜用德提出的画院职官进位法代表了北宋画院人事制度的趋向,处于财政困境的南宋朝廷更不会逆向操作。按照“有阙递迁”的原则,萧照在补迪功郎、任待诏之前很可能是祇候。在宋代,补职也是需要经过考核的^⑥,那么,萧照补的是何人之缺?在宣和年间(1119—1125)任职画院待诏的山水画家朱锐在绍兴年间复职,官迪功郎。显然,当朱锐不在位或离世后,萧照极可能是补朱锐迪功郎之缺,此为从九品,略小于成忠郎李唐(九品),赵构视李唐为李思训,因此,李唐获誉早于、高于萧照是合乎情理的。唯有夏文彦《图绘宝鉴》说萧照被赐予金带,即便有,萧照也不可能与李唐同时获得此誉。

关于李唐的卒年,还有间接的史料可以帮助推断,如明代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里录有陈寿^⑦题李唐《虎溪三笑图》的跋文,陈寿在叙述完这个历史典故后接题:“今观李唐此图,千载遗风具存。人生不与路为仇,二三子何晒之有。绍兴庚午季春十一日,陈寿题。”^⑧是年即绍兴二十年(1150),从陈寿的“千载遗风具存”语气来看,此系双关语,即“虎溪三笑”的思想尚在,李唐的画风具存,在他题写的绍兴二十年,李唐显然已经作古了。陈寿在题此跋文时,尚在临安,不久就因祸而归隐诸暨。

如果按照于安澜标点的《图绘宝鉴》李唐一段,说高宗在建炎年间恢复画院时,李唐年近八十。从画家的体力精力来说,也经不起检验,这意味着李唐在七十多岁时 having 精力和体力表现风格细密的《万壑松风画》轴(作于1124年),八十岁还能作历史人物画《采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和《长夏江寺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许多需充沛精力的山水佳作,特别是能应对《胡笳十八拍图》(已佚)、《晋文公复国图》卷(已佚)中丰富的人物活动和诸多的细节,这是很难想象的。

由此推导:李唐约生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8),四十多岁在政和年间(1111—1114)为应考画《竹锁桥边卖酒家》,五十多岁至六十岁时作《万壑松风图》轴,南渡时年已六十挂零,绍兴(1131—1162)初年复职,授成忠郎、待诏,绍兴中期即绍兴十六年(1146)左右,在他年近八十岁时,赐金带。1150年之前过世,寿约八十。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79册《职官三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125页。

⑥ 陈传席先生曾就此考证过,见《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⑦ 陈寿(1106—1178),南宋翰林学士,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著名理学家杨时弟子,建炎三年,与父随宋室南渡至杭州,绍兴五年(1135)中进士,除庆元路(今宁波市)学政教授,迁翰林经谕,绍兴二十年(1150),因上书言胡寅无罪遭贬,忤权臣秦桧,改应奉翰林文字,遂以疾辞官,归隐诸暨枫桥宅埠,退隐后,著有《周易附传》《诸史辨疑》《居易集》等。

⑧ [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85页。

三、李崇训、李嵩活动时段考

关于李崇训的早期活动,有两处不同的记载,夏文彦《图绘宝鉴》曰:“李从训,宣和待诏,绍兴间复官,补承道郎,赐金带。工画道释人物花鸟,位置不凡,傅彩精妙,高出流辈。”^①目前,学界都从夏文彦说。但庄肃《画继补遗》曰:“李崇训,绍兴随朝画手。工画道释人物、鬼神杂画。傅彩精妙,高出流辈。”^②两段材料说的都是一个人,除了“从”“崇”不同外,其活动的上限亦不同,孰对孰错,要以其养子李嵩的材料来验证。《图绘宝鉴》曰:“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③《画继补遗》的记载与此相近,只是李嵩的职位不是待诏而是祇候:“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李崇训养子。光、宁、理三朝画院祇候。得从训遗意。……”^④目前可知李嵩最晚的一件作品是作于宁宗嘉定庚辰年(1220)的《龙舟图》小幅^⑤,他在理宗朝的活动见诸《图绘宝鉴》:“马永忠,钱塘人,宝祐画院待诏,师李嵩,嵩多令代作。”^⑥可知李嵩晚年的代笔人是其门生马永忠,但此事是否发生在理宗朝宝祐年间(1253—1258),夏氏行文并不明确。即便李嵩活动到理宗朝(1225—1264)初,按夏文彦的说法,其养父李崇训早在一百年前的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担任着与他相近的职位,养父子之间的年龄相差近一百岁,因此李崇训不可能在宣和年间任画院待诏,至少在绍兴年间开始侍奉内廷。再则,李崇训本有子,其名璋,“杭人,从训之后。善画人物、着色山水”^⑦。还有次子李珏。按庄肃之说,李崇训早年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民间画家,有“随朝画手”之称,说明曾入朝受雇,他见少年木工李嵩可教,便收为养子,传授其艺。大概是养子的缘故,李嵩随养父籍贯,亦作钱塘人。值得注意的是,李嵩之名没有与李崇训亲子李璋、李珏同“玉”字偏旁,“嵩”字是一个地名专用词,即中岳嵩山,临近原北宋的京畿路。笔者怀疑李嵩真正的祖籍地为中原嵩山一带,故李嵩在他的画中较多地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

①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第102页。

② [元]庄肃:《画集补遗》卷下,第12页。

③ 同①,第103页。

④ 同②,第9页。

⑤ 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

⑥ 同①,第107页。

⑦ 同①,第108页。



四、李迪活动时段考

夏文彦《图绘宝鉴》的错漏还表现在将一些南宋画家的活动时间提前到宣和朝,将南宋宫廷画家的职位提高。尽管如此,该书仍是十分难得的通史性绘画史籍,某些史料若能上下呼应、无自相矛盾处,当可取用。

夏文彦误定李迪的活动时代与误定李崇训的性质相同。李迪被夏文彦又当作是来自北宋末的宫廷画家,说他是“宣和莅职画院,授成忠郎,绍兴间复职画院副使,赐金带。历事孝、光朝,工画花鸟竹石,颇有生意。山水小景不迨。”^①成忠郎系从九品,其待遇相当于待诏,从北宋宣和年间一直侍奉到光宗朝,那该多少岁?夏说颇多不严谨之处,连清代厉鹗也上了他的“当”,在《南宋院画录》卷二里将李迪排在南渡画家李唐、刘宗古、杨士贤之后。比较而言,还是庄肃把李迪说得贴切一些:“钱唐人。孝、光、宁画院祇候。画杂画。然写飞走花竹,颇有生意。其于山水人物,然无所取焉。”^②霍华德·罗杰斯(Howard Rogers)在《八代遗真》对这条史料比较重视,但尚未对李迪做进一步印证^③。根据李迪现存的绘画年款,较早的作品是绘于孝宗淳熙元年(1174)的《风雨归舟图》轴和《狸奴小影图》页(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淳熙十四年(1187)的《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和《竹雀图》(厉鹗著录^④),此后就是作于光宗朝庆元二年(1196)的《枫鹰雉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次年的《雏鸡待饲图》页和《猎犬图》页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些年款和名款的笔迹是完全一致的,均系一人所书(图1—图4)。如果在宣和画院任职成忠郎,其年龄至少要过不惑之年;果真如此的话,至1197年,李迪之寿约在百岁有余,而且还能作巨幅工笔花鸟画,这是绝不可能的^⑤。美国学者班宗华先生的观点十分谨慎:“李迪于1174—1197年间先后在孝宗、光宗和宁宗三朝画院任职,是当时画坛的代表人物。”^⑥据李迪在上述绘画中艺术成熟的状况和视力程度,他在1196年完成《雏鸡待饲图》页是当在半百左右,否则目力不及。夏文彦说李迪有

①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第101页。

② [元]庄肃:《画继补遗》卷下,第12页。

③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p. 52-53.

④ [清]厉鹗编:《南宋院画录》卷二,第22页。

⑤ 就此,笔者在《中国画》杂志1993年第1期对此做过专门考证。

⑥ 杨新、班宗华、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巫鸿:《中国绘画三千年》,外文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